A→B→C→A

本文为B写给C的信

A读到了本文

《女读者》

1

A知道在寄出稿件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就收到的这个信封中装的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正如这之前的四百六十三次一样。如果说这个判据只能有九成五的把握，那么这个信封的厚度则构成一个确凿无疑的实证：它太薄了，远不足以像她梦境中的那样装有一本样刊。

A打开书桌的抽屉，拿出那张被无数次折叠和展开的纸，一层层地再次将它展开，然后找到第四百六十四行的《先锋文摘》，用她那支贵重的钢笔将它重重地划去，然后用一连串熟练的动作将备份的稿件邮寄给第四百六十五行上记录的那份刊物的编辑部。

毫无疑问的是，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各种偶然因素，比如邮递错误或者编辑正好漏过了稿件：它们重复发生这么多次的概率早已趋于零。

其次想到的原因是风格不符，要么是稿件的文风与刊物不匹配，要么是读到这篇文章的编辑恰好不喜欢本文。这种情况的概率也很低，首先，一本刊物能被列入那张纸说明前一种情况已经不可能，除非它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完全改换风格；其次，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连续发生如此多次，只能说明这些编辑存在某一个共同特点，这个特点与“欣赏这篇文章”相排斥。很难想象一个怎样的特点满足此种条件。

我的读者们，很明显，最后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当然，在我们的主人公的视角，她早就在头脑中预先彻底排除了这个可能，所以她只能得出“没有合理的解释”这个结论，当然，这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的。

A的目光转向她一望无际的藏书柜。在无穷种可能的图书中，她随意抓起一本，翻开随机的一页，试图从中寻找某种答案或者启迪。同样的事情至少已经发生了三百多次，但这次的结果却有些许不同。A面前的这本书与她此前读过的所有书都不同，它似乎揭示了世界的某种深层结构，这与她已知的所有作家的所有作品的思路都全然不同。

“我发现了！”A兴奋地大喊。

2

每个被广泛赞誉的成功人士都有不为人所知的一面。我也是如此。尽管通过彻底匿名发表所有作品等多种方式，我得以保持一个伟大而神秘的公众形象，并使得我的身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为人知，但所有发生过的事件都会有被揭露的一天，我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在公众眼里，我的文风大约是文坛独一无二的：除去其细腻的文笔和理性的思考，还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我的文字往往能用某种特定方式揭示未来的某些重要现实事件。这种方式总是既巧妙新奇，又无比隐晦。在所暗示的事件发生之前，从没有人能够读出我的预言内容；另一方面，在所暗示的事件发生之后，这个预言结合事件发生时的某些事实信息就会立刻变得无比清晰：每个有基本常识的人都会认可，我（或至少是署名为我的文章的真实作者）确实是预见到了这个事件，而不是在无意义的文字中靠运气蒙中了一个预言\*注1\*。在完全相同的剧情四次发生之后，几乎没有人再怀疑我的预言能力是确实存在的。

当然，坚守基本理性主义原则的你显然不会轻易相信一个人确实存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以为了使你们相信我的论述，我会试图给出我的证据。

\*注1\*此类文学作品作为对现实的预言的举例，请参考“《三体Ⅲ》针眼画师的画”